

文化漫谈

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

从百花奖看国产电影创作趋势

□任姍姍

近日,经 101 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,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九大奖项逐一揭晓。两年一度的百花之约,见证了观众对好作品的支持,也见证了国产电影创作的新面貌、新趋势。

作为全国唯一群众性电影奖项,百花奖自诞生之日起,便将“人民”二字镌刻进自身的价值坐标。1962年,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诞生;时隔 64 年,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。从评奖、影展到论坛、音乐会,今年“百花”紧扣“电影为人民服务”的主旨,在电影从业者与观众的共同期待中,徐徐“绽放”。

让电影更懂观众,也让观众更懂电影

本届百花奖开幕前夕,电影艺术家田华迎来 98 岁生日。在开幕文艺演出播放的短片里,田华深情回忆:“百花奖是由大众评选的电影奖项,代表了人民的审美选择。”百花奖由观众投票产生,每一张票都体现着中国电影与观众之间最直接的情感连接。本届百花奖,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的编剧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。编剧之一张珂

说,比起票房数字,自己更关心数字背后的人。“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,是你们让一部电影有了更深的意义、更高的价值。”获得最佳男配角的王晓说。

百花奖让电影与观众连接得更紧密。

剧场里有相聚。8月8日,北京展览馆剧场,作为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主体活动之一,电影交响音乐会暨电影工作者公益慰问演出在这里举办。祝希娟、肖桂云、王馥荔等电影艺术家、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与北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欢聚一堂。光影与音符交织出一个个艺术经典,也照见电影与观众彼此陪伴的温暖。

论坛上 有共识。一场场百花论坛,让电影更懂观众,也让观众更懂电影。北京电影论坛上,学者、导演、编剧等共同探讨电影如何连接个人经验、地域文化与时代生活。“创作者从银幕这边把真心递过来,观众从银幕那边把共鸣递回来,一来一回,几十年、几代人,构成了我们自己的电影文化。”导演大鹏说。

设立“观众开放麦”环节、发布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……论坛上,一个个活动不断强化电影与观众

的连接。

影展上有共鸣。百花影展中,

《我这一辈子》《城南旧事》《我的九月》《中国合伙人》《年会不能停!》等影片,镌刻下时代印记;《似水流年》《南海十三郎》《岁月神偷》等影片,讲述岁月流转中不变的民族血脉。跨越 70 余年的电影,打开人生与家园的共同记忆。

百花与观众一起塑造电影未来

1962 年,百花奖从北京出发,走向全国,走进千家万户。六十余载时光,电影工作者和观众共同塑造着中国电影的新面貌。

闭幕式上,这样一个典型时刻被演绎:1962 年,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投票截止日期就要到了。可辽宁沈阳玻璃厂只有一本《大众电影》杂志,4000 多名职工要共同决定这仅有的一张选票……首届百花奖共收到 11 万余张选票,本届百花奖有效计票超过 1200 万张。这背后的变化引人深思:观众的基数变了,观众看电影、评电影的方式和口味,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。

当下,多种媒介重塑观影习惯、人工智能技术介入电影创作制作流程……本届百花奖不仅有怀旧的温情,还有与观众一起塑造电影未来的热情邀约。

面对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,导演黄建新思考:如何减少电影的生产方式与快速迭代的审美偏好之间的错位,如何让电影的经典叙事法则与当代观众的需求更加契合。

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浪潮,导演俞白眉认为:电影人需要勇敢地拥抱新的技术,利用它来提高工作效率和电影水平,也要警惕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使用。

百花论坛上,一名现场观众提问:到底什么是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核?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部长丁亚平回答:“捕捉今日中国人的真实生活,表现中国人情感的复杂性和成长性,把当下中国生活、中国叙事转化为更多人能够理解的电影语言。”

“电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,它是一群人的热爱、较真和不辜负。”在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饰演郑木生的王彦桐说。

千万种心跳如何在光影中共鸣?

走进 2026 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,置身 12 处场地、3000 余个公益放映点、16 个开闭幕式“超现场”……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给出答案:中国电影的未来,就在电影人和观众的双向奔赴中。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谈文绎史

唐代女足



古代女子蹴鞠图。(图片来源于网络)

□郑学富

唐朝是一个思想开放的社会,女子可以参与各种文体娱乐活动。明代画家杜堇创作的《仕女图》收录了 106 位古代仕女形象,描绘了她们在园林庭院中进行蹴鞠、捶丸、抚琴、梳妆、绘像等活动的场景,反映了唐代仕女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。

《仕女图》画作的第二段描绘了五位唐代仕女蹴鞠的场景,她们身姿窈窕、轻盈舒展,服饰色彩明快。通过画面可以看出,女子蹴鞠不设球门。这是因为唐代女子蹴鞠规则与男子不同,她们不参与球场上的追逐射门,没有激烈的奔跑和争夺。画面左边站着几位等待加入“球局”的女性,已是急不可耐。细观装球的网兜,竟然和我们现在用的相差无几。

我国古代称足球运动为“蹴鞠”,最早有文字记载是在两千多年前的齐国都城临淄。到了汉代,蹴鞠成为上流社会的一项主要体育活

动。在唐代,蹴鞠不仅是贵族阶层的文体娱乐活动,还逐渐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。当时,上至帝

后,下至黎民百姓,都对它喜爱有加。唐诗中有很多关于蹴鞠的描写,如白居易《洛桥寒食日作十韵》诗云:“蹴球尘不起,泼火雨新晴。”杜甫《清明》诗曰:“十年蹴鞠将雏远,万里秋千习俗同。”

唐代的蹴鞠运动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。汉代的足球是实心的,弹性有限。唐代工匠用动物膀胱做球胆,外面缝上八片皮革,充气后弹性大增。有唐诗云:“八片尖裁浪作毬,火中煖了水中揉。一包闲气如长在,惹踢招拳卒未休。”此诗虽是调侃皮日休,却足见当时制球工艺之精湛。唐人徐坚《初学记》载:“古用毛,纠结为之;今用皮,以胞为里,嘘气,闭而蹴之”。“胞”即动物的膀胱,相当于今天足球的内胆。唐人仲无颇在《气毬赋》中也有介绍:“尽心规矩,初因方以致圆,假手弥缝,终使满而不溢。”这种球不同于以前的硬式球,它更柔软,可玩性更高。可见,唐代蹴鞠的结构与制作手法已经非常接近现代足球了。

唐代文人康骞的《剧谈录》生动描写了女球员踢球之风姿:一个叫王超的小官吏在长安街上走着,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,衣着破旧,脚穿木屐,站在路边的老槐树下,军

中少年踢球失误,球滚到她脚边。她从容接住,并一脚踢起送回去,球飞起数丈高,然后稳稳地落在军中少年的脚前,吸引的观众越来越多,并齐声叫好。

唐代宫中“女足”整体水平很高,被视为“皇家女子足球队”。宫中定期举行“女足”比赛,《宫词》有“寒食内人长白打,库中先散与金钱”之句,说的就是在寒食节这天,宫中举行“女足”比赛的情形,皇帝看后很高兴,直接发“奖金”。唐代的“女足”与“男足”有所不同,其踢法时称“白打场户”,球场上不设球门,人数也不定。可以二人对踢,叫“白打”;也可以多人对踢,称为“场户”。除了对踢,也可以一人单踢或众人各自单踢,叫“打毬”。比赛看的也不是蹴鞠进球的数量,而是看谁把蹴鞠踢得高或者踢出高难度花样。这种玩法,我们如今也称为“花式足球”。(摘自《齐鲁晚报》)

的最前边,战友紧随其后依次通过,行进的速度比往常快多了。

有一次天擦黑时,有两个战友不慎滑进了沼泽里,是明阳用木棍将他们分别拉了出来。他抚摸着木棍说:“你救了两位战友,刘全哥会高兴的。”

历经千辛万苦,明阳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。这一路上,他跟木棍说了多少话,自己早就记不清了,木棍帮了他多少忙,他也说不清了。

1936 年的一天,明阳随部队参加战斗。最终,部队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城头。在庆功大会上,明阳意外看到了刘全,这让他又惊又喜。

庆功大会结束后,明阳找到了刘全。刘全看着原本是自己的、后来陪明阳一路走下来的木棍,很是高兴。在明阳的催促下,刘全讲了木棍丢失的经过。

原来,刘全在雪山上遭遇雪崩,被埋了半截身子,昏迷前他还紧紧攥着木棍。然而战友把他往外拖时,木棍脱手滚落了。他醒来后,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担架上了。他以为那根木棍再也找不回来了,为此难过了好长时间。在刚刚这次战斗中,刘全表现十分勇敢,打掉了敌人的机枪手,立了战功。

“你不知道,我以为你……我一直都在伤心呢。现在好了,物归原主。”明阳将木棍递给刘全,手却停顿了一下才松开。

刘全接过木棍,粗糙的大手抚过那些新增加的地名,沉默良久。他眼眶微红:“好……好兄弟。”

两人并肩而立,谁也没有再说话。远处,城头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。

(摘自《解放军报》)

往事随风

一根木棍

□韩光

15 岁的红军战士明阳,在翻越第一座雪山时接连摔倒多次,这让他很是苦恼。最后一次,当他用手撑着地准备站起来时,却碰到了一根硬邦邦的木棍子。

木棍比明阳高出一截,表面裹着一层冰霜。站起来后,他本想将它扔到一边,却又有了主意。明阳把木棍当成了拐棍。

一天,明阳见木棍脏得厉害,便将它插进雪堆反复蹭,擦净上面的泥。这时,他发现,露出本来面貌的木棍一端,刻有几行字:“三连战士刘全,于都。”接下来刻的是“于都河、湘江”等,一直到“梦笔山”。当上红军后,明阳学会了识字,这些字他认得。

刘全?他为什么将木棍扔掉了呢?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他的心头。

说起来,刘全还是明阳的革命引路人呢。两年前的一个下午,明阳没有讨到一粒米,走着走着一下子瘫倒在路旁。外出执行任务的刘全见状,就从怀里拿出一个窝窝头。明阳狼吞虎咽地吃下后,渐渐有了精神。刘全说:“你这样不是个法子,不如当红军,当红军有饭吃,不会挨打受骂。”

明阳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他想,刘全把自己经过的地方都刻在木棍上,肯定是想留作纪念的。于是,明阳将“梦笔山”后经过的主要地名按顺序认真地刻在了木棍上。刻完,明阳的眼眶红了。他将木棍紧紧抱在怀里。

在过草地时,危机四伏,明阳用木棍试探着往前走,这招挺管用。他便主动为全连战友担负探路的任务。每天他总是走在队伍



阳光铺满林荫大道,一群骑行爱好者组队飞驰,迎着晨光奋力向前,一展蓬勃向上的风采。

李树丽 摄

心灵深处

母亲的七夕

□刘彦章

时序入秋,七夕将至。每临此节,我总会梦回儿时乡村的夏夜,重回村前小河清凉的河畔。回到晚风轻摇的岁月,想起母亲坐在夜色里,为我们讲星象、辨四时、话民俗的温柔光影。

年少时的乡村,没有电,没有空调和电扇。盛夏酷暑逼人,每天晚饭过后,村里人便结伴来到村头河边纳凉,借徐徐河风消解夏夜燥热。

小河名乌江沟,是颍河的支汊,流水终年不绝。水中杂草丛生,浮萍连片,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小黄花,清雅动人。河面的野菱角,青紫色的叶片呈雪花状,浮在水面,三角形的菱角,在淤泥中生长。清浅水中,藏着成群的螺蛳与鱼虾。晚风掠过河面,携着湿润的草木水汽,安抚着漫长又温柔的乡村夏夜。

旧时乡野的夜色,干净得不染一丝尘嚣。蓝黑色的天幕辽阔深邃,繁星密密麻麻、层层叠叠、熠熠生辉,恰如儿时朗朗的童谣:千颗星,万颗星,青石板上钉洋钉。

故乡人把千万颗星聚集的银河,唤作天河。天河高悬夜空,唯独盛夏最为澄澈明亮。母亲随口传下的古老民谚,道尽了星象与

四时的关联:“天河南北,小孩不跟娘睡;天河东西,小孩给娘挤挤;天河吊角,吃芝麻盐豆角。”

夏日天河呈南北走向,暑气炽盛,孩童夜里怕热,不再依偎父母,都喜户外纳凉;冬日天河转作东西,天寒夜冷,孩童近身偎人;入秋天河斜悬吊角,正值芝麻果蔬谷物成熟,是乡间尝新丰收的时节。简短俗语,星象、冷暖、农事一应俱全,是祖辈观天度日沉淀的朴素智慧。

夏夜长空澄澈,时常有流星“咻”一下划过夜幕,拖着水银色的清亮轨迹,点亮静谧深夜,如散落的银色烟花,转瞬即逝。

夜夜河畔纳凉,在清苦的苦楝树下,母亲轻摇芭蕉扇,为我们赶暑驱蚊,缓缓说起乡土代代相传的传说:“七月七,天上牛郎会织女。”

老辈人说,七夕夜雨,牛郎织女一年一会,相逢落泪,滴到眼里会瞎的。孩童好奇,想偷听天河私语,可躲在瓜架、树蔓下,借枝叶遮挡,不让天雨泪珠落在眼里。儿时的我们信以为真,悄悄屏息静待,耳畔唯有晚风簌簌、虫鸣蛙噪,未曾听得天上私语,却留住了一整个童年纯粹的浪漫。

也是在母亲的讲述里,我们渐渐识得银河双星的真容。牛郎星由三颗星组成,中星最亮,两侧小

星是他扁担挑起的一双儿女,形似农家耕牛的牛轭;织女星明亮皎洁,四星环围,状如织布之梭,静静隔河相望。长大后方知,双星相隔亿万光年,岁岁相望,永世难逢,所谓鹊桥相会,只是世人寄托星河的美好期许。

母亲是我们最质朴的天文老师,教我们一代代守下来的观天识时口诀。如观月辨候:“大二小三,月明一竿;十五六两头露,十七八落黑瞎;二十七八,月亮出来弹(棉)花。”大月初二、小月初三,新月初升恰有一竿之高;十五十六月色圆满,晨昏皆可见月;十七十八暮色初临,月末现出,天地昏沉,故称落黑瞎;月底晦日前,月亮只是昙花一现。

看天识雨的农谚,更是精准灵验:十六(正月)不出星星,滴滴答答下到清明。还有“风是雨的头”“清早烧云到不黑(要下雨),晚上烧云晴半月”,还有河里鱼虾出头、蜻蜓成群翻飞、月晕悬空天际,皆是风雨将至的征兆。从前无预报、无仪器,乡人以天地为历、以万物为法,凭世代观察,从容耕耘四时。

七夕恰逢季节更迭的关口,物候变化格外清晰。乡间常说:“进了八月节,中午一阵热;过了八月节,一阵也不热。”立秋入八月后,

仅剩正午短时余暑,早晚秋凉渐起,田间庄稼日渐饱满灌浆,原野处处丰收在望。

故乡四时民俗丰盈,唯独七夕没有对应的食俗,却留存着独属于少女的雅致仪式。每至七夕,乡间女孩取七彩丝线,对月穿针乞巧,祈愿心灵手巧、岁岁顺遂。男孩多懵懂贪玩,甚少留意这份风雅,只在一旁静静地笑看星月之下的质朴祈愿。

岁月流转,移居城市之后,我们终日居于恒温广厦,远离了酷暑严寒,也渐渐远离了自然天地。城市霓虹弥漫,遮蔽了满天星河,也再难见如青石板一般纯净的夜空,再也分不清四季走向的天河,转瞬划过的流星雨,也成了记忆里的风景。那些口耳相传的民谚智慧、观星识月的乡土文脉,也慢慢淡出了流年。

长大后方才通透,星河万里,不及人间烟火璀璨;天宫千般浪漫,不敌母亲日日陪伴。人间的母亲,从不等一场佳期盛会,她以终生烟火为梭,以温柔坚守为线,日复一日守护家园、抚儿育女,把神话语里遥遥相望的短暂期盼,织成了人间朝朝暮暮的长久相守。

我的母亲,就是藏在寻常岁月里最质朴、最温柔的人间仙女。

(摘自《河南日报》)